

昆仑出版社

# 暮靄与春焰

吴奔星现代诗钞

吴奔星◎著  
吴心海◎编



昆仑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暮霭与春焰: 吴奔星现代诗钞 / 吴奔星著. —北京: 昆仑出版社, 2011. 12

ISBN 978-7-80040-989-9

I. ①暮… II. ①吴… III. ①诗集—世界 ②诗歌评论—文集  
IV. ①I12②I052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11)第 255183 号

---

书 名: 暮霭与春焰——吴奔星现代诗钞

作 者: 吴奔星

编 者: 吴心海

责任编辑: 张 鹰

封面设计: 范翼欣

责任校对: 刘晓京

出版发行: 昆仑出版社

地 址: 北京市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 编: 100035

电 话: (010)66531659

E-mail: jfjcs@126.com

经 销: 全国新华书店

印 刷: 北京瑞哲印刷厂

开 本: A5

字 数: 286 千字

印 张: 14.375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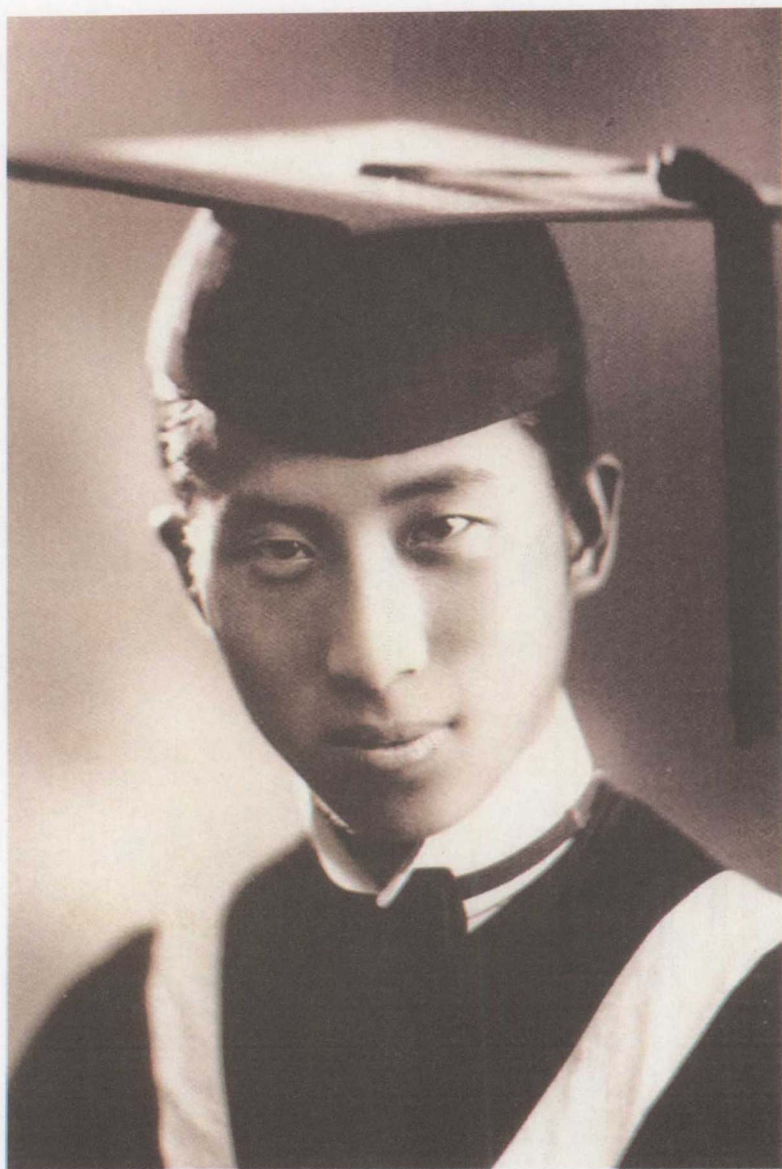
版 次: 2012 年 6 月第 1 版

印 次: 2012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80040-989-9

定 价: 38.00 元

(如有印刷、装订错误, 请寄本社发行部调换)



吴奔星1937年北平师范大学毕业照



春  
日  
燠  
暮  
雷

# 小雅

創刊號

|         |     |   |
|---------|-----|---|
| 燈及其他    | 宮草  | ✓ |
| 古城詩篇    | 路易士 |   |
| 憶       | 劉冰  |   |
| 我出遊     | 李長之 |   |
| 無題      | 侯汝華 |   |
| 寄       | 李章伯 |   |
| 夜齋      | 甘運衡 |   |
| 春歸      | 林丁  |   |
| 夜涼      | 錫金  |   |
| 星星草     | 吳奔星 |   |
| 波濤      | 蔣石林 |   |
| 詩二首     | 月華  |   |
| 行旅      | 蘆荻  |   |
| 腳跡      | ✓長芒 |   |
| 上帝之死    | 李金髮 |   |
| 我的書籍的去處 | 柳無忌 |   |
| 銀色      | 吳士星 |   |
| 秋海的沙灘   | ✓乃同 |   |
| 社中人語    |     |   |

小雅詩社出版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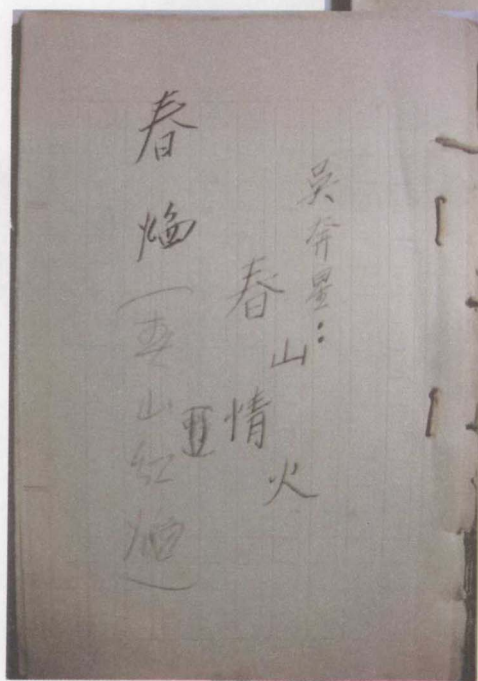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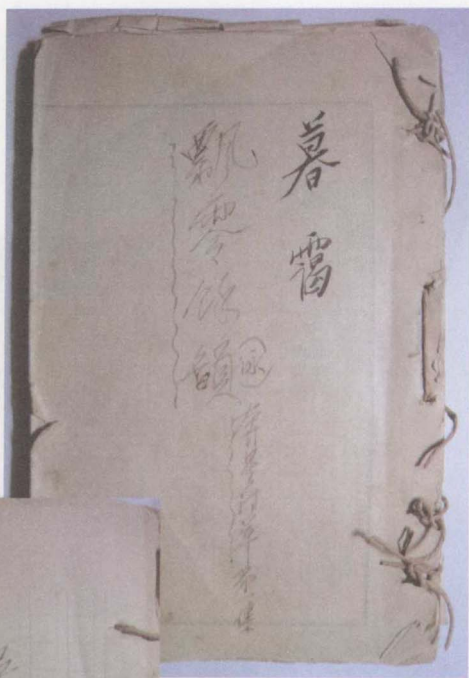
一九三六年六月

吴奔星1936年6月创办的《小雅》诗刊是  
1930年代中国现代派诗歌运动的重要刊物



台湾现代派诗歌鼻祖纪弦(路易士)晚年在回忆录里表示：“象征南北诗坛友好合作，在编辑方针上做明确表示的，应以《新诗》、《诗志》、《小雅》这三大诗刊为代表。……所谓‘三十年代诗坛’，我想，即以此三大诗刊为代表亦无可。”

春焰 暮霭



吴奔星大学时代编选的诗集《暮霭》与《春焰》已经付排，因“七七”事变未及出版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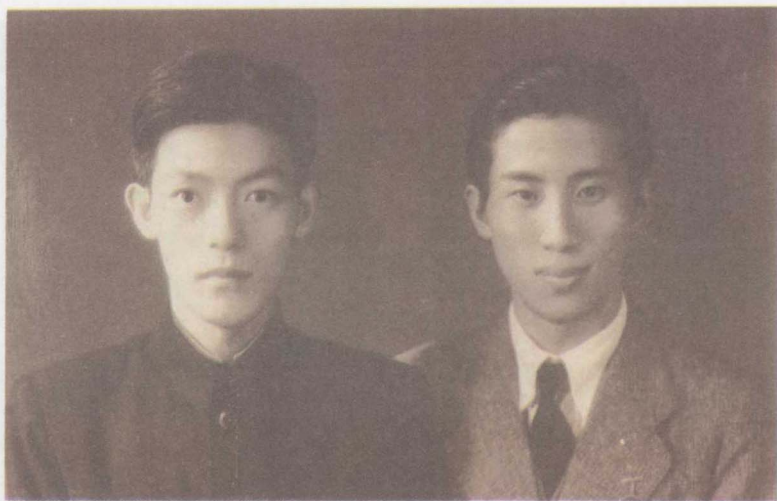
吴奔星（右）与诗人路易士（中）、李章伯1936年7月摄于北平

4



吴奔星（左）1937年12月27日和诗人李章伯（右）等摄于长沙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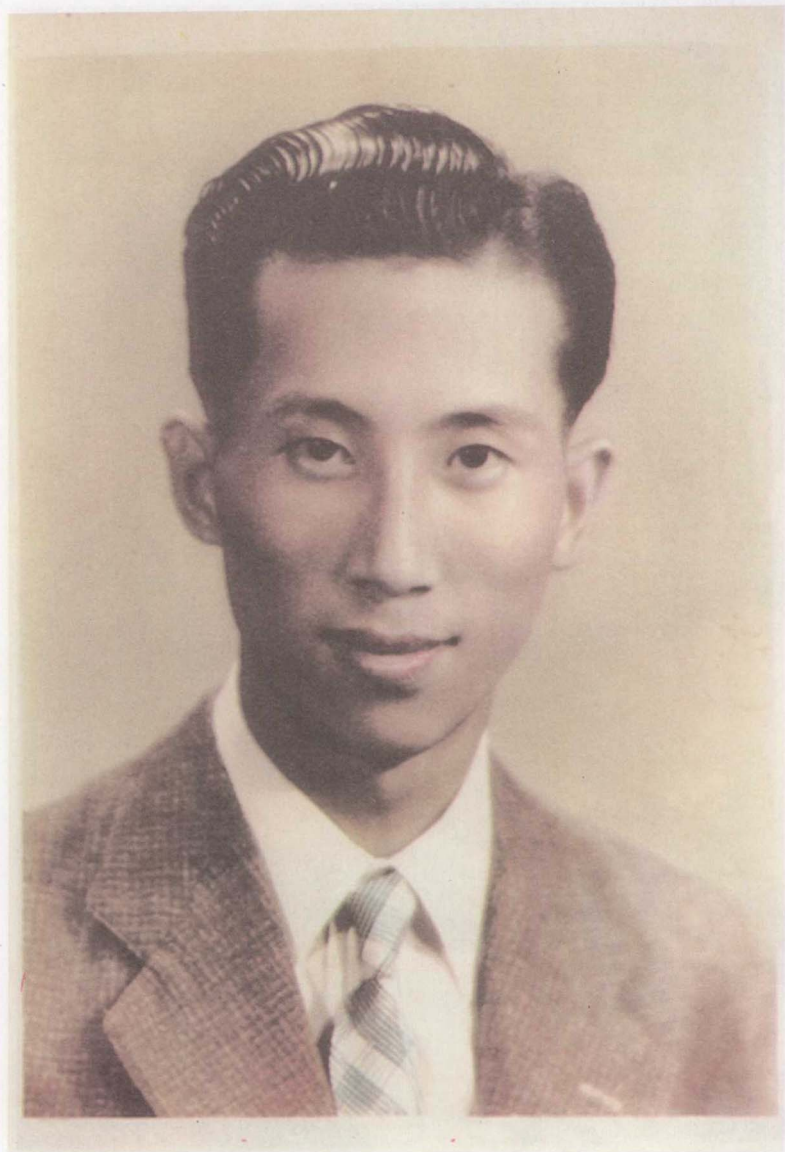


吴奔星（右）1938年9月与诗人孙望摄于长沙。  
吴奔星在长沙参与“诗歌战线”及“中国诗艺”活动



吴奔星（左三）1930年代后期与学生合影

春煥 暮靄



吴奔星1946年肖像

春  
燠  
暮  
霭



吴奔星与夫人李兴华1948年在南京结婚照

# 吴奔星与 1930-1940 年代 现代主义诗潮

——序吴心海编《暮霭与春焰——吴奔星  
现代诗钞》

孙玉石

自 1928 年 8 月号《小说月报》发表戴望舒的《雨巷》为开端,经过 1932 年施蛰存等创办《现代》杂志,大力倡导象征的意象抒情诗,戴望舒的诗集《望舒草》,卞之琳何其芳李广田的诗合集《汉园集》等的出版,至由戴望舒冯至梁宗岱孙大雨卞之琳主编,徐迟路易士负责编辑事务,于 1936 年 10 月创刊到 1937 年 7 月停办的《新诗》月刊的奋力开拓提倡与众多创作实绩,承系李金发等代表的象征派诗风之后,蓬勃崛起的中国新诗现代主义潮流,成为新诗迈入第二个十年历史进程中,一个诗人辈出颇为引人瞩目同时也引起纷纭评鹭的耀眼的现象。于“五四”之后蓬勃发展起来的新诗浪漫主义、现实主义潮流之后,这个 1930 年代迅速崛起的现代主义诗歌潮流,很快便影响和吸引了许多富有才华的青年诗人加入其中,开始踏上他们自己新诗艺术探索的征程。此时出现



的北平青年诗人吴奔星,是这个群星绚烂天空中一颗明亮闪烁而辛勤耕耘的星辰。<sup>①</sup>

吴奔星于大学三四年级时创办的《小雅》诗刊,是中国1930年代中期新诗发展中一个重要实绩。影响一时的《现代》杂志于1934年改换编辑,方针易向,1935年停刊;《新诗》杂志于1936年10月才创刊。于这期间,现代性倾向色彩鲜明的新诗专刊或综合性的文艺刊物,或稍早,或同时,或稍后,呈现出充满自由探索和百花竞放的一段时期里,在南方,出现了朱维基主编由绿社发行的《诗篇月刊》,路易士韩北屏合编的《菜花》双月誌、《诗誌》双月刊、腾刚汪铭竹等土星笔会同仁编辑发行的《诗帆》

① 吴奔星于1933年夏考入国立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,曾得到文学院院长黎锦熙和胡适的支助和指教。他才华出众,勤于写作,除了新诗创作与理论批评之外,自1933年底至1937年初,曾先后在胡适主办的《独立评论》、黎锦熙支持创办的《文化与教育》等刊物上,发表了《介绍农民化的湖南修业学校》(《独立评论》1933年12月10日第80号)、《关于整理大学教育的几句话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4年1月30日第8期)、《由“拿货色来看”谈到民间歌谣及方言问题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4年8月30日第29期)、《中国之文章及其音调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5年1月30日第44期,蒋作宾作,吴奔星译)、《文人之“被奸”——伟大作品不产生的症结——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5年3月30日第49期)、《古代高丽的诗人及其作品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5年4月30日第52期,格里西著,吴奔星译)、《古代高丽的诗人及其作品(续)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5年5月10日第53期)、《诗的创作与欣赏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7年1月30日第115期)、《诗论匡谬》(《文化与教育》1937年3月20日第120期)等著述翻译文章,分别署名吴奔星、奔星、吴立华等。1933年12月14日还获胡适的复信,对他进行坦率真诚的指教并邀其前往家中造访。

半月刊、戴望舒主编的《现代诗风》、施蛰存主编的《文饭小品》、杨邨人杜衡侍桁编辑的《星火》文艺月刊、锡金主编的《诗林》双月刊等；在北平和天津，有曹葆华主编的《北平晨报·学园》附刊《诗与批评》，卞之琳巴金沈从文李健吾靳以郑振铎等主编的《水星》月刊，杜纹呈王章树主编的《绿洲》月刊，杨振声沈从文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、沈从文萧乾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》副刊，梁宗岱主编的《大公报·文艺·诗特刊》、柳无忌罗皑岚等主编的《人生与文学》月刊等，仍然明显承传着《现代》诗风的艺术脉系，继续送出了许多诗人新的诗作。1936年吴奔星李章伯于北平创办的诗刊《小雅》双月刊，便是呼应着这个新诗脉系的艺术理念，成为《现代》杂志到《新诗》月刊创办之间新诗现代主义潮流中一个引人瞩目的园地。

《小雅》诗刊自1936年6月创办，至1937年4月停刊，共出版6期。它吸引了众多诗人在这里发表自己现代性探索的诗作。路易士、李长之、侯汝华、甘运衡、林丁、锡金、蒋有林、戴望舒、李金发、柳无忌、施蛰存、罗念生、林庚、韩北屏、李白凤、陈残云、吴兴华、史卫斯等诸多南北作家，都先后为这个园地，送来了他们各自创造的新鲜果实。《小雅》发表了《诗志》同仁路易士和其他南方诗人的不少作品。在路易士韩北屏于苏州创办的《诗志》上面，吴奔星也应主编路易士之约稿，连续三期里，先后发表了《七夕吟》、《走后》、《挥汗吟》、《梦后》、《心曲》、《喊天的人》、《探险者》、《有赠》等八首诗作。他们因诗而结缘，建立了真纯的友情。诗人路易士后来回忆中说，1936年7

月,他自日本归来不久,到北平接母亲和妹妹南迁苏州,仅两三天的停留中,曾经“和初次见面的诗人吴奔星、李章伯二位诗人在一起玩得很高兴”。<sup>①</sup>他们“初次见面,谈诗谈文学,他们陪我玩,还请我喝酒,算是此行最愉快的一件事情”,“《小雅》诗刊已经找不到了。但我记得,当年吴奔星和李章伯的作品,也都是在水准以上,不输给那些同时代人的”。<sup>②</sup>

这种南北青年诗人之间,因同气相求而形成诗艺上的真挚情谊和默契联手,在当时新诗刊物创办和现代诗艺的探索中,是十分珍贵的一个艺术气象,也为后来留下了一页令人难忘的历史佳话。在创办《小雅》稍前,吴奔星曾经主编过《北平新报》的副刊《半月文艺》,共出版了6期。1935年6月15日出版的《半月文艺》第4期的“诗的创作专号”里,吴奔星发表了自己所写的《纪念诗人方玮德先生》一诗。诗里这样写道:“不效老师高飞(注1),/不慕同好泗水(注2),/掠一掠鬓边长发,飘然而去,/留下无边愁绪!//纵忍心让诗园荒废,/让同好含悲;/怎忍令伊人(注3)忽作孤身客,/暗吟那‘守着窗儿,独自怎生得黑?’//诗人逝矣,/不忍看一泓流水;/逝矣诗人,/凝望西山一片云!”诗里加注码者,分别指诗人徐志摩、朱湘和方玮德的未婚妻黎宪初小姐。他提到的这三位诗人,均属于

① 纪弦:《致诗人吴奔星》一诗“后记”,2005年《山西文学》第6期。

② 见《纪弦回忆录》第一部《二分明月下》第99、111页,台北联合文学出版社有限公司,2001年。

当时名声甚大的新月派。从这里也可以看出,吴奔星在新诗创作上,虽然主要属于新诗现代性探索的脉系和潮流,却有一种力排流派之间的“门户之见”,多样融汇广博吸收的开阔襟怀,有一种“转益多师为吾师”的包容吸吮的艺术气概,能够与一些属于浪漫主义的新月派诗人们,葆有着师生、诗友以及艺术创作上的真情和诗学精神上的联系。这些事实都说明,创办《小雅》时期的吴奔星,是活跃于南北诗坛新诗现代性艺术探索大潮中一颗名副其实的“新星”。这个时候的吴奔星,尚为就读于北平师范大学国文系的一名学生,一个刚刚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。

吴奔星在诗歌艺术实践中,有一种自觉的现代意识。他清醒地坚守1917年肇始的以白话诗代替文言诗的新文学运动立场,反对1930年代小说与诗歌中出现的主张回归旧文学的复古趋向;反对“穿着新文学的外衣”的“低级趣味”文学追求,反对用“浅薄”的“幽默”冲淡真正好的“文学创作出现”等一些文学趣味和现象,竭诚期望文学界的作家同仁们,能够努力冲破各种阻碍和成见,用自己“好的文学创作”,为新文学能够不断走向“健美”境界,给读者贡献出更多“精心的创作或翻译”来。<sup>①</sup>在诗歌创作上,他不赞成那种“作诗须如作文”的传达过分直露的主张,要求诗在象征和意象的营造中,做到传达的含蓄隐藏。他不仅在《现代》杂志上发表了以普通生活物象蕴含

<sup>①</sup> 吴奔星:《创刊献辞》,1935年5月4日《北平新报》副刊《半月文艺》第1期。



人生感喟的诗作《帽子》，还发表了为新诗传达被视为所谓的“暧昧”、“朦胧”回答读者来信的责难性批评，进行艺术辩护的说理文字。他当时即如是明确认为：“我以为诗与散文不同。散文必须明达晓畅，诗则务求含浑蕴蓄。固然，明达晓畅的诗未始不好；但因其明如秋水，一望即穿，没有诱发读者的幻想的魔力，较之有含蓄的诗，不免要低下一筹。”他主张，随着艺术新探索的发展，读者应该超越“五四”时代的眼光，来阅读接受一些不容易读懂的现代性较强的新诗，这样才能在这些“难懂”的作品里，“感觉得有一种特创的风味，意义也深而且长了”。<sup>①</sup>他还在另一篇文章里如此慨叹说：“中国还没有‘纯粹的诗人’，诗之陷于不幸的命运中，当无足怪。不过，我相信诗这种艺术，是不会长久衰颓下去而终于会开展它远大的前途的。”<sup>②</sup>

吴奔星自1934年开端的新诗创作，自觉坚守这样艺术探索的意识和道路，但又能扩大襟怀和视野，保持自己的诗作，既能抱有“纯粹的诗人”艺术追求的清醒意识和探索热忱，又有凝视现实生活、关注下层民生疾苦的赤子之心。他的诗作里，努力将关怀民众人生，现实苦难，与挖掘自我内心世界的哲理感悟和微渺诗情，很好地结合起来。倾心人生的悲悯大爱，关注现实的不倦热忱，与

① 吴奔星：《诗的读法》，1934年7月1日《现代》第5卷第3期。

② 吴奔星：《〈诗的创作专号〉刊首闲话》，1936年6月15日《北平新报》副刊《半月文艺》第4期。